

吾國內戰釀成與地方割據的觀察

(者記小)

中國國民革命的衰落，便是地方割據的啓發，也是內戰的釀成，十八年度的內戰，便是這原因、

革命者，封建餘孽，共產黨賊，都藏在裏面，以致叛變時起，並且已居領袖地位的人，他利用別系軍人

頻年的內戰、促成工商業的疲憊、經濟枯窘、非但夠不上國際的競爭反從他方面來鑑鑑中國現狀、顯然沒有脫離地方經濟的階段、東南是高度發達的商業經濟區域、上海為金融商業的中心、資本有雄視全國的、南部只以廣東為國際貿易中樞、西南尚不脫狩獵及農業的氣味、坐視外國資本者的開發、處此狀況之下、地方割據、當然很容易出現的、

十九年第一件小事  
(攻進)

(攻進)

從十二日的報紙上發現一段新聞，說是「法水兵調戲華婦」，這算什麼，我們如果留意一些關於外國人的人格的说法，這似乎不值得加以注意、醉水手痛毆人力車夫、南京路上亂撞行人……：……那一件不是同這次「法水兵調戲華婦」一樣的司空見慣，所以我們可不必費什麼精神來研究這件小事，可是這件事所附帶着的「越界駐防」問題，却非細細討論不可。

徐家匯天主堂所駐防的法水兵，我們自然不易洞悉他們平日的行爲，不過還記得在前幾個月，那裏有一個蕘夫給沒有華界照會非法衝撞的法水兵所開的卡車碾斃，當時我國官廳就提出「越界駕駛」「越界駐防」二個充分的理由去交涉，不幸在現

在還沒有把相當結果發表以前，又發生這麼一回「調戲華婦」的案件，這雖不能決定調戲華婦的法示兵就是以前碾斃黃夫的法水兵，而是「越界駐防」的犯法朋友，却可無容諱言，現在我們在報紙上、依舊發現「越界駐防」四個字，這明明可以曉得我們前次官廳的交涉、並沒有產生絲毫效力，同時更滋生疑團的，便是「公理究竟是不是傀儡」、「弱國到底有不有交涉」、否則、總不致將如此操左券的交涉形勢無辜地弄成一個「冤沉海底」的局面、

臨了，我們還是服從我們公理的偉大、崇尚我們官廳的偉大的精神、所以還要請幾位、和這案件有關係的大人先生、幹一個爽快、辦一個澈底、別讓這傷心慘目的「越界駐防」四個字、再映在我們眼簾以前、這實在是吃盡了苦楚的小百姓所鑒、香祈禱的一個厚望咧、

張惠長果爲革命人乎？

(生愚)

航空署長張惠長氏前因撤換廣州航空學校校長，而至全校罷課，均經本報記載，刻查該校風潮日益擴大，原自張以武力對付學潮後，所有反張員生，多被扣留，其中能安然離校他適者，爲黃毓沛曹醒仁陶佐德何惠吾陳兆新蔣孝榮鄭厚邦等教官及一部分學員，彼等近日已派代表多人來京面謁將主席報告，該校風潮經過，並通電歷數張之罪惡，而領銜者爲該校教務長黃毓沛氏，黃爲航空界有數人物，故該電不能說全無價值，而該電謂，「本校之設，原爲訓練人才起見，自周校長接任以來，銳意整頓，成績昭著，」此點當爲真確，周實衡之辦航空學校，黃毓沛之助張惠長計劃航空事業，於今日之張之聲譽的做成，有莫大的幫助，故張刻以撤職之手段對付周黃，似太無良心，該電又謂「食民九北伐改道之役，回師靖難，我軍失利於韶，司寇逃亡于滬，蒙總理發給萬元，以爲旅費，張敢悉數吞沒，坐視同人凍餒，追總理發覺，勃然大怒，彼尚不知悔悟，竟乞饒車閱孫傳芳之前，充任飛機隊長，至北伐軍興，敵軍在南京九江等處負隅頑抗，彼實從中助虐，直至我軍克復，彼始艱難來歸，不意彼自攫得航空處長後，更浮開濫支，如每月電油，耗費不過數百元，彼竟囑銷至五千元，瘦狗嶺機場，半平有奇，祇築成四分之一，而已耗費至八萬元，十七年往海防購買戰時廢壞機二架，開銷至二萬餘元，比諸林偉成所購之發動機，尤爲廢壞不堪，前由廣東省政府撥給四十萬元，以爲發展航空之用，乃彼竟盡諸弗聞弗問，祇將款項，以私人名義，付諸外國銀行」此點亦多非誣張，張確曾當孫傳芳之飛機隊長

錢化佛之臨去秋波

(蔣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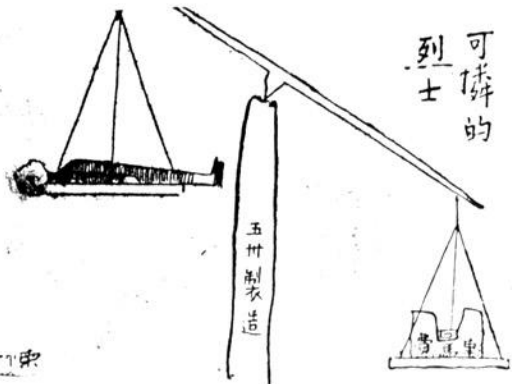
錢君化佛、昔曾奔走革命、有功於黨國、先總理在日與之尤爲莫逆、年來除繪佛自娛外、態度非常消極、不聞國事、其繪佛亦藉以懺悔一切也、聞今春又有遠遊南洋群島之行、刻定三月初放洋、期須半載、故其知友如于右曾王一亭王曉籟諸先生等、有要求錢君與國人遠別之前、開佛畫展覽會、聊結墨緣、茲已於昨日(十五日)起至廿五日爲止、出其生平不肯輕易示人之作品三十餘幀、公開展覽、地點在靜安寺路五十號世界道德學會大廳、斯不啻錢君之臨去秋波也、

而開支五千元、即可知第八路總指揮部之經費多乃浮開濫支、至於四十萬元之撥款、詢諸在粵政界工作甚久之友人、似確有其事、其後黃等尙歷數張曾參加沙面會議、暗謀反抗中央、此點或者言之過甚、然今日張乃國府之功臣也、若黃等之通匪果非誣張、則張乃革命之功臣乎、抑乃革命之罪人乎、此吾不敢武斷矣

溥儀將出售乾隆吊鐘

(慎謹)

溥儀盤居天津張園、舉以為活、故渠屢感經濟是其說、然數月迄今、凡日用開支、日見支絀、困難、恨無點金之術、並無待主顧問、溥儀幸自曩年、直奉戰爭馮玉祥倒戈後、即停止清室津貼、八載以來、溥儀負債累累、達一百四十餘萬之巨、一釐清室遣老、如鄭孝胥輩、雖竭其某策士計劃、因溥儀力接濟、終覺杯水車薪、藏有乾隆時代之黃金吊寶物院中、聞二四月由之宗室、與夫族屬後裔百萬之巨、不如舉而貨金吊鐘、以便定其價值、無不依賴溥儀之津貼之、以資週轉、溥亦深也、



楊樹莊虔誠學佛

(聊無)

海軍部長兼閩省主席楊樹莊、乃海軍界之老前輩、中央界於重仕、一官而兼二職、在國民革命時代、可稱出類拔萃之紅人、楊氏雖任軍政要職、惟秉性忠厚、待人接物、決無過分、日常任職除批閱文案外、均與佛家爲伍、而一年之內、除不得已赴入宴請外、餘日均爲淨素進餐、楊之公館中設有佛堂一座、每晨起身洗滌後、即赴佛堂喃喃誦經數篇、虔誠頂禮、日無虛時、是楊氏正在佛堂工作之時、適有貴客上門拜訪、非俟工作完畢後、始能接見、日

作正任開始、僅派秘書一人招待、張氏坐得二小時之久、未見楊氏出談、怪聞其秘書、該秘書不得已將實情告、張氏亦不禁合掌稱善云、

的威力、東北在日本資本支配之下、發達了農業資本主義、西北則由於歷代種族戰爭、及列朝財政剝削過甚的緣故、農業極端衰落、商業也無從繁盛、全仰仗東南的供給

表面似覺清明得多，但是因組織的不健全、系派的不純粹、投機者、假是釀成你打我、我打你、內戰的大原因、這便